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 言语行为研究	1
2 会话分析	3
2.1 会话分析研究的核心概念	4
2.2 会话分析的研究设计	5
3 会话分析视角下的言语/社会行为研究	6
3.1 研究对象	6
3.2 研究步骤	7
3.3 汉语法及其交际功能	7
4 语料收集及转写	8
5 主要内容	9
第二章 信息寻求	13
1 引言	13
2 文献综述	13
2.1 传统语法研究	14
2.2 语用学视角	15
2.3 会话分析视角	16
3 核心概念	17
3.1 话轮与话轮设计	17
3.2 相邻对与序列结构	18
3.3 优先结构与非优先结构	18
3.4 知识论	19
4 语料分析	20
4.1 信息寻求的话轮设计及其制约因素	22
4.2 信息寻求的回应话轮设计	35
5 小结	42

第三章 称赞	43
1 引言	43
2 文献综述	43
3 核心概念	46
3.1 社会行为	46
3.2 话轮设计	46
3.3 序列结构	47
4 语料分析	47
4.1 称赞行为的界定	47
4.2 称赞行为的执行方式	51
4.3 称赞行为的回应分类	58
5 小结	70
第四章 请求	71
1 引言	71
2 文献综述	72
2.1 语用学	72
2.2 跨文化交际	73
2.3 会话分析	73
3 核心概念	78
3.1 请求前序列	78
3.2 话轮设计	80
3.3 权利与可能性	82
4 语料分析	84
4.1 执行请求行为的不同语言形式	84
4.2 语言形式与请求者发起请求的权利及请求被拒绝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96
5 小结	98
第五章 感谢	99
1 引言	99
2 文献综述	99
3 核心概念	100

4	语料分析	101
4.1	不同序列中的感谢 (position)	101
4.2	感谢行为的句法构成 (composition)	106
4.3	感谢缺失	116
4.4	感谢回应语	119
5	小结	125
第六章 邀请		127
1	引言	127
2	文献综述	127
2.1	语用学视角	127
2.2	跨文化视角	128
2.3	会话分析视角	129
3	核心概念	130
3.1	相邻对	130
3.2	序列结构	130
3.3	扩展	130
3.4	优先	131
4	语料分析	132
4.1	邀请的序列结构	132
4.2	邀请的回应	140
4.3	追加邀请的执行方式	141
5	小结	149
第七章 道歉		151
1	引言	151
2	文献综述	151
3	核心概念	153
3.1	道歉行为伴生表达	153
3.2	非道歉行为表达	165
4	语料分析	168
4.1	道歉语的行为载体 (会话策略与风格)	168
4.2	道歉语表达的层次 (会话结构分析)	171
4.3	道歉语后语气词的使用规律	178

5 小结	179
第八章 建议	183
1 引言	183
2 文献综述	183
2.1 语用学视角下建议的研究	183
2.2 会话分析视角下建议的研究	185
3 核心概念	186
3.1 会话分析基本概念	186
3.2 行为的构成与行为的识别	188
4 语料分析	189
4.1 建议行为的构成	189
4.2 建议行为的识别	199
5 小结	204
第九章 烦恼讲述	205
1 引言	205
2 文献综述	206
2.1 烦恼讲述	206
2.2 宏观序列结构	207
3 核心概念	210
3.1 会话活动	210
3.2 序列组织及宏观序列结构	210
4 语料分析	212
4.1 发起讲述	212
4.2 开始讲述	224
4.3 对讲述的回应	230
4.4 退出烦恼讲述	231
5 小结	234
参考文献	235
附录	261

第一章

绪论

会话分析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它是由Harvey Sacks、Emanuel Schegloff和Gail Jefferson在继承Erving Goffman和Harold Garfinkel的社会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了语言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和提出的。作为对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叛，该方法反对随意提出社会学理论，而是坚持以人类的言语交际为出发点，探讨人类言语交际背后的社会秩序。与语言学、人类学、交际学、社会学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相比，会话分析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和特点的研究方法。我们将深刻理解会话分析研究的精髓，坚持纯正的会话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行为的视角对汉语自然言语交际中的“信息寻求”“恭维”“请求”“感谢”“邀请”“致歉”“抱怨”等言语/社会行为开展实证性研究。

1 言语行为研究

20世纪初，西方传统哲学开始向语言学转向，出现了语言哲学研究的热潮。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家J. L. 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主张从行为角度考察语言及其意义。Austin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观，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前者是对某一事件、过程或状态的描述，即“言有所述”，具有真假值；后者则实施一定的行为，即“言有所为”，无真假值之别，但有适切与否之分。Austin的观点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观点遥相呼应。例如，Bar-Hillel (1954) 和Garfinkel (1967) 也指出，即使最中立的“描述”也是在“以言行事”(Drew & Couper-Kuhlen, 2014)。

对于如何识别“以言行事”，Austin提出通过特定的施为动词来宣布某种行为的实施，但他并未意识到施为动词的出现并不能保证该话语执行的行为就是施为动词所宣布的行为，而且即使没有施为动词，人们同样可以以言行事。

在Austi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J. R. Searle (1965a, 1965b, 1969) 进一步指出，语言使用是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言语行为是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要成功实施某种特定的言语行为，就必须满足某种规则与条件。Searle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推理规则使交际者能够识别说话人出于某种意图而通过其他行为表达方式来间接实施的以言行事行为，即间接言语行为。然而，Searle提出的规则只能分析少数言语行为，并不能区分所有言语行为；而且他的规则“具有循环性，并不能解释言语行为之间的差异”（何自然、冉永平，2002）。此外，Searle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的做法忽视了言语行为的互动性。

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经典理论之一，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来自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学者们的重视，并开展了跨文化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 (Blum-Kulkka, 1993; House & Kasper, 1989)，以及认知、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研究 (Wierzbicka, 1987; Grice, 1989; 何兆熊, 1988; 段开诚, 1988; 束定芳, 1989; 张绍杰, 1989; 顾曰国, 1989、1994; Smith, 1990; Sweetser, 1997; Verschueren, 1999; 冉永平, 2002; 何刚, 2004)。

然而，言语行为理论及研究只关注交际者执行某一特定言语行为的各种条件、认知状态和推理机制等，忽略了对交际者如何利用语言资源执行言语行为、交际者如何使用词汇以及形态句法等资源来推动言语行为的展开，以及副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等。而会话分析研究却始终关注交际者如何利用自然语言所提供的资源来设计并构建话轮，从而执行社会行为。这正是我们开展汉语言语行为的会话分析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从会话分析角度开展言语行为的研究是会话分析研究未来的走向 (Drew, 2013; Heritage, 2013)，能够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展示人类言语交际的细节和真相。遗憾的是，目前此类研究还不多 (Drew & Walker, 2008; Drew, 2013)，国内更是几近空白。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研究把会话分析研究视角下的言语/社会行为研究引入汉语言语交际研究，并且把会话分析的研究视野由过去对话轮转换机制的关注扩展到对社会行为的认定和执行过程的探索。我们也希望通过本研究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汉语言语交际。不同语言具有不同

的语音、形态、句法和语义系统，所以使用不同语言的交际者在执行同一言语行为时所诉诸的语言资源也不同。应用会话分析研究方法探讨汉语自然会话中交际者执行不同言语行为的语言机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通过观察言谈应对 (talk-in-interaction) 来发现社会秩序。会话分析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学科思想上主要受 Erving Goffman 和 Harold Garfinkel 两位社会学家的影响。Goffman (1967) 提出了交际秩序 (interaction order) 的思想，认为言语交际自身就是一种社会机构，交际秩序本身就是机构秩序 (institutional order)，并指出言语交际这一社会机构是其他社会机构运作的基础。这一思想对当时会话分析创立者们的影响就在于他们选择了言谈应对作为他们观察分析的对象，并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机构 (interaction as institution) 来研究 (Heritage, 2009)，这一点从“会话分析”这个学科的名称可见一斑。

会话分析所受的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 Garfinkel 提出的民俗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民俗方法学的研究任务是发现社会成员共用的、能够让社会成员对相同活动达成相同理解的方法 (Garfinkel, 1967)。简而言之，民俗方法学就是对社会成员理解和构建社会秩序所使用的方法的研究 (Hoey & Kendrick, 2017)。Garfinkel 认为，社会成员在进行日常活动的时候，已经把理解这些活动意义的方法植入到他们行为的细节当中，这些方法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也是可以被描述的，也就是说，是可以被解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方法学也就是对社会活动或行为的可解释性的研究。受此思想的影响，会话分析认为交际者建构和识别会话也共用一套交际者共享的方法和步骤，也就是言谈应对的民俗方法。这套民俗方法是社会成员产出和理解言谈应对不可避免要共用的方法。也正是因为社会成员共用这套方法，社会成员在互动交际时才能达成互解 (Heritage, 2009)。

会话分析研究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的 (Heritage, 1984)：一、言谈应对是有结构、有组织的，不是杂乱无章的。会话分析研究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都会表现出具有组织性的模式，而且这些模式具有稳定的、重复出现的结构特征。言谈应对作为一种社会

行为同样也具有稳定的、重复出现的结构特征，这些结构特征与其他任何社会规约一样是独立于交际者的心_{理和其他特征的，也就是说，这些结构是不以交际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会话分析的研究者，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交际者的言谈应对来分析其背后的行为模式、组织特征以及社会特征等。那些表面上无章可循的言语行为实际上是社会规约和社会组织的缩影，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人类的言语交际来解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和社会规约。}二、交际者的话语是受语境影响的，同时，交际者的话语也会影响和构建语境。因此，每一个话语既是前面的语境所塑造的(context-shaped)，也会为后面的话语构建语境(context renewing)。三、研究者不能忽视言谈应对过程中的任何细节，无论它们看起来是多么无序、多么偶然、多么无关。这三个假设对会话分析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从会话分析角度所开展的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会话分析是通过细致观察自然发生的言谈应对，并对其进行缜密分析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属于实证研究，采用的是归纳法。会话分析的主要研究目标是识别、描述和解释交际者执行和理解社会行为所采用的有序的、重复出现的方法(Margutti et al., 2018)，进而揭示言谈应对背后的社会秩序。

2.1 会话分析研究的核心概念

会话分析以自然发生的真实会话为研究对象，研究人们在言谈应对过程中做什么、怎么做，发现并解释人们执行社会行为时共用的方法，进而揭示言谈应对的内在规律及其背后的社会秩序。社会行为、序列组织、话轮设计是会话分析研究的核心概念；具体来讲，社会行为是会话分析研究的抓手，它需要交际者通过合适的话轮设计来实现，会话的序列组织则是社会行为存在的客观依存和动态语境。这三者相互糅杂，共同作用，密不可分。

行为就是人们通过各种交际资源做的事。说话即做事(Austin, 1962)，言谈应对中的各种社会行为主要是通过会话来发起、组织、开展并完成的，如请求、邀请、建议、帮助、评价等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为。会话分析的研究重点是人们在言谈应对中如何执行和理解行为(Heritage, 1984)，即行为的建构和理解(action formation and ascription)。而这两方面都离不开执行行为的话轮构建成分(TCU)的构成及其所在的序列位置(composition and position)(Schegloff, 2007)。社会行为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社会规约和社会秩序的缩影，会话分析就是要通过研究行为来揭示其背后的社会规律。

社会行为是通过TCU得以执行的，而话轮转换机制（Sacks et al., 1974）揭示了看似杂乱无章的自然会话的有序性，为话轮与话轮间如何取得连贯而构成一个有组织结构的行为序列提供了基础和解释。每一个话轮与其前后话轮都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当前话轮执行的行为是对前一话轮执行行为的回应，同时又投射了下一个话轮可能执行的行为。话轮之间环环相扣，延续不断，从而构建了行为实施的序列语境。所以说，会话分析关注的行为是在序列中不断推进与协商而完成的，序列是行为发起、展开、结束的路径（trajectory），而行为则是会话序列形成的原因（sequences of actions）。

行为在序列中的具体实施方式就是话轮设计，话轮设计是话轮、行为、序列的交集，体现为交际者在序列发展的不同位置选择不同的语言或非语言资源执行不同的社会行为。在序列特定位置反复出现的、执行同一行为的稳定的话轮设计特征就成为会话常规，是人们构建和理解社会行为、达成会话互解的共用方法，也是分析者判断行为的资源。

总之，明确行为、序列和话轮设计这三个基本概念，厘清它们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是深入认识会话分析学科和正确应用会话分析研究方法的前提。

2.2 会话分析的研究设计

会话分析的研究设计主要包括题目确立、内容分析等环节。研究题目的产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一、通过对所收集语料的无目的审视（unmotivated inquiry）来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某种交际现象或交际规律，这是从会话分析研究视角发现研究题目的最基本的方法。二、研究者出于自己研究兴趣而决定关注某种具体的社会行为（比如道歉）或某种特定的言语交际（包括日常言语交际和机构性言谈应对），随后开始收集语料并开展研究。如果研究者关注的是某种具体的社会行为，那么就需要从所收集的语料中寻找该社会行为的例子，并框定该行为所在的序列；如果是某种类型的言语交际，那么就要对所收集的相关语料开展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三、研究者还可以开展应用型会话分析研究，发现从业者在交流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并实施介入（intervention）（李枫、于国栋，2016），从而提高从业者的服务水平。

无论研究者以上述何种方式确立研究题目，他们在随后的研究中都需要落脚到社会行为这一根本上，并发现与社会行为相关的会话常规、话轮设计和序列组织等。具体来讲，识别交际者使用特定的TCU执行的